



經風細雨集

洪 浪 著

輕風細雨集



。 洪浪著。 。



輕風細雨集 (散文)

勿
翻
印

著者：洪 浪

設計：作 者

出版：THE YOUTH PUBLISHER,
No. 214-C, Jalan Temiang, Seremban, N.S.

承印：WAH LIAN PRINTING CO.,
33, Batu 4½ Jalan Klang, Kuala Lumpur.

定價：每冊馬幣八角

有
版
權

。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一 月 初 版 。

讀「輕風細雨集」……………觀止

。第一輯。

山居拾零……………一

鏡子的聯想……………四

霧……………六

火堆……………八

寂寞……………十

隨思錄……………十二

批評家的悲劇……………十六

拾荒集……………十八

字典的用途……………廿三

談麻木……………廿五

好人……………廿七

名流的演講……………卅一

。第二輯。

吊頸樹……………卅三

老尤索……………卅八

故鄉的小河·····	四一
燈光·····	四四
淒迷之夜·····	四六
椰花酒店·····	五〇
輕風細雨古城行·····	五四
海港拾夢（四篇）·····	五八
。綠色的港·····	
。歡笑的日子·····	
。小桂莉·····	
。那一個美麗的夜晚·····	
後記·····	七〇

讀「輕風細雨集」

。觀止。

同事譚亞木君。近年來在各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散文作品。最近也抽選了其中廿餘篇，輯成一冊「輕風細雨集」，付印之前，一定要我做篇小序，提點意見。在這裏，我祇能寫下幾句讀後感，做序是絕對不敢的。

看看收入集中的作品，有遊記，有隨感錄，有抒情小品，體裁多種多樣，說明作者對於散文形式的掌握有着廣泛的嘗試。以往的舊作題材方面稍嫌窄狹了些，其總的特點，正如作者自己在「後記」中所說的：「在這風雲震盪的大時代中，我祇看到輕風細雨的景象，……躲躲藏藏地寫一點小雜感，說點小故事，……連自己的痛苦，自己的願望也不敢痛快淋漓地一表無遺」。把作者的這一段自白當作對於本書的批評，那是再恰當也沒有了。

但我個人認為，書中的幾篇帶着一點哲理意味的散文，即「霧」，「火堆」，「鏡子的聯想」，以及「隨甲錄」，「村居拾零」中的若干片段，却還是值得一讀的。讀着這些文字，你彷彿見到一個尚未沾染着現社會的庸俗氣習的青年在生活的道路上摸索向上，並且不時從平凡中發現真理。譬如，他領悟到火堆深處的頑強的「生命的力量」，領悟到「霧的海洋中也有道路」！

我很希望作者今後能夠進一步擴大他的視野，做個他自己所嚮往的「勇敢歌唱生活的好歌手」。如果仍然不免好像「兀鷹盯視下的小鷄」，「沒有直面血淋淋的人生的勇氣」，那就毋寧多向哲理散文這一方面努力，將這一文學樣式運用得更加圓熟些。

。第一輯。

山居拾零

(一) 氾濫

小娃娃從天真的夢裏醒來，說：「媽媽，誰把大海搬進咱們床前來了！」
「唔，咱們的菜地可又遭殃啦！」媽媽在沉吟着。

「咳，咳……」是他爸爸擾人的咳聲，他一夜不能成眠，老記掛着那片新種的菜地。

(二) 書箱

這是個牛奶箱改造的書箱，這裏面鎖着的是些破舊的書本和簿冊，此外還有螳螂、蠹魚，還有他一段沉痛的記憶，一個塵封的舊夢，一顆破裂的年青的心……。

自從他跨出校門，拿起膠刀和鋤頭，他不曾打開過它，爲的是不願觸動那個悲慘的故事。

(三) 老婦

她住在那間比雞寮更加狹小的破屋裡。她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除了那把鋤頭和那羣雞鴨。她每天清早在一一定的時間起床——雖然她從來沒有看過鐘錶。她第一件事就是去打開雞寮和鴨寮。

，餵牠們早餐，跟牠們說話，也許是囑咐一隻老母雞不要把小雞帶到馬路上去，或警告一隻母雞別到茅芭裡去下蛋。有時她會因爲一隻鴨子粗心地把飼料弄翻而生氣地斥責一番。

吃了一碗稀粥她就拿起鋤頭到菜地裏去，在那兒晒一整天的太陽，然後馱着夕照的餘輝回到小屋裡，又餵雞鴨們晚餐，催牠們去睡，問牠們吃得飽不飽。然後自己才安心地倒在木床上，打着鼾聲睡去。

(四) 舊斧

這把殘舊的板斧，閒臥着已有好幾年之久了——並不是它已到了告老退休的年齡，其實它至少也還可以幹上三五七年的活兒，然而，它的主人却不幸的先它而去了。

這當然很使它傷心難過！它已經在他身旁渡過三四十年的時光。記得第一次攜手合作時，主人還是個年青力壯的小伙子，是剛到南洋不久的新客，而它自然也是銀光閃閃，鋒芒畢露的囉。它一到他手上一，就一直沒有閒空過，開芭闢地，伐木砍柴……它和他就這樣合作了三四十年。他看着它一天天消瘦，變薄；它也看着他一天天蒼老，佝僂。它和他是相依爲命，惺惺惜惺惺。他常把滿肚的委屈向它傾訴，而它卻一子肚心事，無從表白。他對它的照顧是無微不至的——因爲它是他的生命，然而，他終於不得不忍痛拋下了它。

直至他呼吸最後一口氣時，他仍是把它緊緊握在手中！它想對他說句告別的話，然而說不出口，祇好無可奈何地冷冷地伏在他的胸膛上。

(五) 老橡樹

老橡樹，請原諒他吧！

他其實也不忍用這麼大把的膠刀，在你垂老的皮上割這許多傷痕，然而，爲了一家子的生活，他不能不在你身上搾取更多的膠汁，因爲，你也知道，那園主是個貪得無厭的傢伙，他必須搾取一半的收穫。

老橡樹，他跟你是一樣的可憐啊！

他在你身上搾取膠汁，園主却在他身上搾取血汁！

(一九八五年)

鏡子的聯想

說實話，我是一個不大愛照鏡子的人，特別是近些日子來，生活是那樣匆忙迫促，心情老是那樣煩躁不安，每天洗澡之後，頂多是對着一面小小的圓鏡子，草草梳理一下頭髮了事，匆促之間，祇是瞥見自己的半個面孔而已，對於身體其他部份或整個人的模樣如何，確實很少窺見。

今天從咖啡店的一面大方鏡前走過，偶然瞥見鏡中自己的影子，我好像意外地發現了一樁秘密或奇蹟似的。心裏感到異常驚詫，呆呆地在鏡前站立了好一會兒。我細細地端詳着自己清瘦蒼白的臉，枯瘦的頸項，深陷的雙目，和頤長而微彎的身軀，我感到多麼陌生啊！

鏡中的人真的是我嗎？

我的模樣爲甚麼變得這般厲害呢？……………

一時間我的腦海中產生了許多疑問。

老實說，在我的想像中，我還以爲自己仍舊像牆上掛着那張五年前照的相片中那個樣子哩！對於自己在這五年中所發生的一切變化，我竟一點也沒有覺察到呢，這是多麼可笑的事啊！

我想，凡是人類大抵都很善於忘却自己，正因爲忘記了自己本來面目，人類往往迷失自己的本性。一步步走上歧途，以致幹出種種可笑或可悲的事情而不自覺。

我這樣幻想；倘若人人都擁有這麼一面神奇的鏡子，無論置身於任何場合，走到任何角落，隨時

都能從這面鏡中窺見自己的真面目，窺見自己的一言一笑，一舉一動，窺見大腦組織每一個細胞的活動，甚至於照見自己靈魂深處最細微的一個黑點，使人們能清楚地看到赤裸裸的，原原本本的，無遮無掩的「真我」的情狀而有所警覺。我相信，人類必可避免許許多多不必要的過失，而這世間也必可省却許多無謂的紛爭，避免許多不必要的痛苦吧！

然而我們到甚麼地方去找這末一面鏡子呢？

我又想：即使真能找到這樣神奇的一面鏡子吧，我相信人們也必難於發現自己醜惡的一面，而像那希臘神話中的納西色斯（水仙花）一般，祇是一味陶醉於自己美貌的影子以致淹死水中吧。

人就是這樣一種奇怪的東西，往往過於重視自己的優點而忽略了本身的缺陷。

（一九六五年）

霧

大清早起，推開門扉，一陣冷冰冰、濕膩膩的水氣迎面撲過來，你來不及退避，它已透入你的鼻孔，直達肺的深處。你打了個噴嚏，立刻意識到；又是霧！

又是霧，不錯。也不知是從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開始，它爬上了對面的青山，淹沒了山麓的橡林，泛進了整個山村，就這樣靜悄悄的，連一根小草，一張樹葉也不驚動的摸到了你的門前，就這樣耐心地在你門前徘徊了半夜，直等到你醒來，起床，開門，於是它一探頭就溜進了你的屋子去了。

你環視四周，什麼也不見，惟有白茫茫的霧，山村已變作霧的海洋；你回頭看你的屋子，真糟屋裏也給霧塞得滿滿。真討厭，是不是？

沒辦法，有時候，霧總是要來的！

儘管你討厭它，詛咒它，恨它，而它却老是大模大樣，滿不在乎，它似乎以為自己簡直就是不可抗拒的哩！

它就愛這樣偷偷地吞噬一切，君臨一切。它肆無忌憚地擋住你的視線，使你看不清方向，摸不着道路，使你的心感到煩悶、窒息、疑惑甚至恐懼，它希望你永遠被困死在你立足的方呎之地。

然而，受夠了它的愚弄，你也變得聰明了，你已折穿它的詭計，你知道霧其實並非完全不可抗拒的，它有着嚇人的外表，內容却是一片空虛。它雖然能使你視線模糊，使你心靈不安。然而它却阻擋

不住你的去路！

鼓起勇氣，提高警惕，大踏步衝向霧裏去吧，於是你立刻發現了一個有趣的道理：霧原來是那麼怯懦的東西，你向前一步，它就被嚇退一步，凡是你敢於下足之處，它就不敢停留。哈！霧的海洋中也有這道路呢！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



火堆

朋友，你曾經到那新闢的芭場或正在翻種的膠園裏去走過嗎？

在那剛除去野草荊棘的廣闊的土地上，你可以發現一堆堆四五呎高的好像饅頭似的東西，靜悄悄地躺臥着，這並不是白蟻墩，也不是墳墓，那是開芭種地的人們將新鋤起的混雜着泥土的野草、蔓藤和落葉殘枝等等堆積起來的火堆。是的，那是火堆，你感到詫異吧？因為你看不見它身上有任何一點火花，甚至一縷青烟。它老是那樣默默地躺在地上，於是，你懷疑它會有一點生命。你走到它面前，細細地察看，啊，這分明是個小土墩，看它頭上不是蓋着泥土？你在它頭頂摸一摸，它是那麼結實和冰冷，你感不到有一絲熱氣，你不禁要發笑：「哈，這坯黃土要能夠燃燒起來才怪哩！」

當然，你會感到可笑，火堆而沒有火，這並不是火堆，就像那沒有靈魂的軀殼並非人一樣，但是朋友，我實在告訴你，這的確是新燃的火堆，當人們將它堆疊起來的時候，已經賦予它生命——火種。人們在它底胸腔裏撒下了一小撮的乾枝，點燃起星星之火，這一星的火花就靠了那一小撮的燃料得以生存並發展。它並不因為緊圍在它四周的重壓而屈服、熄滅，相反的，它維持了那微弱的生命，向四周圍發揮了它生命的力量，作頑強的抗爭，那新泥和濕草敵不住這股無比的威力，終於慢慢兒消失了它們對火的壓力，無望地等待着火一分一秒地燒毀它們的身軀。

火穿過了被燒焦的草和泥的屍體，向外展開攻勢，它日夜不停的挺進。在七八天之內，這堆結結

實實的東西。就會收縮、變小。朋友，這時堅你一定感到驚奇了吧？你試再走近去，你必定會感到一股熱騰騰的氣流從這東西內部散發出來，再過幾天，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頭頂陷了下去，變成個洞口，一股青烟從洞口騰衝出來，你再走近去，往洞口一看，你一定要驚呼起來，看呵，洞裡有火在燃燒哩！此刻，這堆東西就活像個小火山了。朋友，你這才相信它的確是個火堆吧？

你在沉思了，你領悟到什麼東西了嗎？你開始讚佩火的威力了？

（一九六二年）



寂寞

當寂寞輕叩你心扉，輕輕地向你呼喚，你毋須煩惱，毋須驚慌，你毋須恐懼地奔逃，如同百靈鹿逃避兇殘的獵戶。

寂寞對你並不是災禍，而是一種可喜的恩賜。你用不着厭棄它，如厭棄不祥的烏鴉，你應該愉快地張開你靈魂的手，熱烈地迎接它，擁抱它，如擁抱溫暖的朝陽。

寂寞是個仁慈的慷慨的客人。

當你倦於人生的狂暴，當你心靈的舟觸碰了暗礁，常你的美夢一個個化作氣泡，當你所愛的人一個個叛離了你，當愛你的人一個個死去，當你無可奈何地一天天衰老……

它來了——這仁慈的客人，它駐足在你失神的雙瞳中，駐足在你枯槁的臉容上，駐足在你披散的頭髮裏，它輕輕叩着你心靈的門扉，低柔地聲聲把你呼喚。

打開你緊閉着的心扉吧！你伸給它一隻歡迎的手，如歡迎一個親密的友伴，你把它帶到你的心靈深處吧。它會安慰你，一如慈母慰藉懷中的愛兒，它會舐撫你靈魂的創口，一如母狗舐撫幼兒身上的傷痕。

在寂寞的懷中，你可以重找到迷失的本性了；你可以默數自己以往的足跡了；你可以忠實地與你自己底心對話了。

寂寞是個深潤的無所不容的海洋，這裏面蘊藏着無盡的寶藏，只要你善於探覓，你將能檢拾到價值連城的珠寶。

朋友，你有什麼理由把它厭棄呢？

當你厭倦了人生的風暴時，請接受寂寞的陪伴和撫愛吧。
在寂寞的海洋中，讓你受創的心靈得到憩息和復元。



（一九六五年）

隨思錄

當一個人墮落時，倘有着夢中失足翻山落崖似的恐懼、緊張的感覺的話，那墮落還不能算是真正的，徹底的，沒藥可救的墮落。他恐懼，証明他還沒有完全麻木，祇要誰及時拉他一把，總還有得救的機會。真正的墮落，其過程應像夢遊症患者墜樓一樣，從十幾層的樓上跳下來，碰死在硬梆梆的地面上，其間沒有一點感覺，連慘叫也來不及發一聲！

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應該是一個細胞與其所依附的整個有機組織的關係，而不是一粒沙與整個沙灘的關係。一粒沙可以不依靠沙灘而獨存，一個細胞一旦脫離了其所依附的整體却要枯萎滅亡了。

文學確是一面反映人生的鏡子，但它絕不是一個平面的鏡。人生的一切物象，在文學中也可以找到，然而，這一切物象經過曲折作用的竄改強調之後，反照於文學這面鏡子上時已失去原本的模樣。像攝影機似的一百巴仙忠實地把人生世相重現出來的文學，大概是不會有的吧？

這世上的紛爭所以永不休止者，我想應該是由於存在着兩種人之故。其一是希望拉着別人鼻子走的所謂「聰明人」，其二是甘心讓人拉着鼻子走的笨蛋！

一個人——特別是一個戰士——倘若一個朋友都沒有，那寂寞還不怎麼可悲。倘孤獨到連一個真正的敵人也找不到時，那才是真正的悲哀。魯迅先生在一篇散文中寫的那個拏着野蠻人所用的，脫手一擲的投槍，走入無物之陣，終於無可奈何地老衰、壽終的戰士，是真正嘗到了寂寞的滋味了！

愚者的思想，一生一世也逃不出其視覺、聽覺以及觸覺所及的範圍；智者的思想，在一剎都間却已飛越幾個宇宙。

不要羨慕愚者的麻木不仁，他們雖不像智者似的要受到每一種細微的痛苦折磨，但他們感受快樂的能力却不及智者，他們生活裡沒有詩，即使在夢境裡，他們也擺脫不脫俗念的束縛！

看問題看得太深，則使人舉棋不定；看得太淺則使人輕舉妄動。

人生在世，做不做善事那並不十分重要緊，最要緊的倒是不要去幹壞事。

大堂和仙境並不是絕對「可望不可即」的東西；人類的智慧足夠創造一千零一個天堂而有餘，然

而現在他們不能這麼做，原因是他們還不能成爲其所創造的文明的主人，他們僅是文明的奴隸而已！

蠶兒把自身包纏在繭子裏，動彈不得，但是牠們並不因此死掉，渡過了一段漫長的黑暗生活之後，牠們將轉化成另一種生命，以另一種姿態出現；人類也正是如此，他們創造了文明的繭，把自身裹在這繭中，動彈不得，然而，用不着担心，他們並不因此滅亡，在黑暗中，他們將經歷一場大變化，然後突破繭子，以簇新的姿態出現。不過，也有一些脆弱的生命，因爲經不起那劇變的考驗，而默然窒死在黑暗中！

凡是因爲不殺生而素食的人都是偽善懦夫；因爲真正的博愛主義者是敢於選擇比素食更加積極，更有意義的行動來貫徹自己的主張的。

所謂「捷徑」是有的，那就是：不尋求捷徑！因爲當你在摸索「捷徑」時，你已經走着最曲折的路徑了。

做學問，倘愈做愈覺得充實和滿足，那就意味着並沒有多大的進步；真正有進境的人是應該愈做愈感到自己的空虛和淺薄的。

偶像之不足奉爲神明，乃是因爲它原是人類雙手的產物。

真正的「太遲」是從你確認太遲的時候開始。

「熱情似火」這句老話是說的非常恰當的了，因爲熱情確如火燄一般！倘能加以控制和利用，它是創造一切的動力；倘任由它橫衝直闖，却是毀滅一切的禍根了。

有自覺的謙虛往往含有幾分的虛偽造作，真正謙虛的人其實並不曉得自己謙虛。

有時候使我們担心人類能否得救的並非沒有救世主，而是想做「救世主」的人太多！

說謊者有兩種：一種是撒謊時自覺是在撒謊，這種人不太危險，還有一種則是說的明明是一百巴仙的謊言，而自己竟絲毫不覺得是在說謊，這種人却是危險之至了！

每一個人一生中都免不了有一個最美好的時刻，然而往往都給不知不覺地錯過了。那些能充份把握人生最美好時刻的人，也許就是成大事業的偉人吧。

批評家的悲劇

一場激烈的籃球賽正在進行着。

觀眾們屏息着觀戰，偶而發出雷動的歡呼和掌聲，其中有位中年的球迷，也站在球場旁邊觀看，而且還口沫橫飛，手舞足蹈地加以批評，看樣子他似乎是個球壇老手，聽口氣他儼若一個籃球批評專家，你聽聽他的妙論！

「對對對，帶上去，帶上去，傳給中鋒，上籃，上籃，……哎，實在蠢，這麼近都投不進！……」

「啊啊啊，當心，當心，這邊來，投投投，投啊，哎，太遲了，太遲了，怎麼不快點衝過去？……」

「……」
喂，Guard住他，Guard住他，嚇！真是豈有此理！這個球也接不穩……！」

「右邊來，右邊來，傳，傳，傳快快快……」

正帶着球的高個子的中鋒，不知是真的聽了我們的批評家的話還是甚麼的，果然止了步，躍身而起，使勁地把球傳給右翼的矮個子，矮個子卻沒有提防，來不及接住，讓球從頭頂溜了過去。那球急促而有力地朝我們的批評家這方面飛過來，我們的批評家不知是想出風頭還是想做個好心，伸出手來想把球接住，可是，他媽的，真倒霉，那球好像有意跟他為難似的，竟拍的一聲，在他的鼻尖上碰個正着，我們的籃球批評家滿天星斗，雙腳一搖，竟「叭啦」地倒在地上了，旁邊一個年青小伙子，

眼明手快，一把將他拉起來，批評家霎霎眼，用手摸摸熱刺刺的鼻子，手指上就染上了幾滴紅紅的東西，小伙子關心地問：「怎麼啦？」

「沒甚麼的，不要緊，不要緊……」我們的批評家怪不好意思地回答，一面從圍觀的人羣中擠出來，心裡暗暗地罵：

「他媽的，看起來輕輕的一粒球，可不容易捉住啊！」

（一九六五年）



拾荒集

(一) 沒錢的人

在一家鳥雀店門口。

甲：又買什麼雀啦？

乙：不，只是買點飼料給這隻金絲鳥吃。

甲：嘩，又換了個新籠子了，讓我看如何？（戴上老花眼鏡，把臉湊近雀籠，以古董家的眼光欣賞那籠子）唔，好精巧，好精巧，是檀香木雕的，多少錢？一定很貴吧？

乙：不見得，千二塊而已，是朋友讓給我的，說是祖傳的呢？
一個老丐一拐一拐地走過來。

老丐：（對乙）三天沒吃了，頭家多隆多少啦。

乙：（回頭一瞧，凶神惡煞地）冇錯！

老丐失望地走開。

甲：這隻水杯也換過了，很漂亮，是塑膠的吧？

乙：哼，塑膠？是象牙雕的，兩百塊，合算嗎？

甲：唔，不貴，不貴，我家那隻竹雕的也要幾十塊錢哩。

一個女學生挽着個鐵罐子，一手拿着本一戲票，恭敬地走上來。

女學生：兩位先生幫個忙，買張戲票吧，我們學校籌款建新校舍，這是義映電影的票子，買張票，熱心教育，又有戲看，一舉兩得……

甲：（不耐煩地瞪了女學生一眼）走、走、走，沒有錢，沒有錢！

女學生：（堅持地）幫個忙，就買一張吧。

甲、乙（同時）：半張也不要。

女學生無可奈何地走開。

乙：你的火鳩還好吧？

甲：早已死了，最近買了隻鸚鵡。

乙：多少錢？會說話嗎？

甲：會說英文話呢，只兩百塊而已。

乙：真便宜，真便宜。

（二） 識字的好處

在萬字票售賣處，一座供奉觀音娘娘的自動占卜機旁。

一個老婦虔敬地把一角錢銀幣塞入占卜機的銀孔中，「卡察」一聲，一張硬紙片彈出來，上面印

着號碼和卦文。老婦如獲至寶地把紙卡拿在手上，翻來覆去地看了好一會兒，搖搖頭，無可奈何地自語：「唉，不識字真沒用，他們說紙上出真字，真字在那裡呀？」

旁邊一個老翁自告奮勇地探頭過來說：「我看看。」看了好一會兒，然後慢吞吞地說：「好像是，好像是一、〇、五，不，好像是一〇九，唔不對，這個這個這個字又像五，又像九……………」

老婦：「我還是問問這位先生吧。」（向止在櫃檯旁買字的青年）先生，謝謝你幫我看這真字好嗎？」

青年：「是一〇七。」

老婦：「一〇七，一〇七……………很順口呀。」

老翁：「再看看這張卦怎麼說。」

青年：「唔，是上上之卦。國治人安泰，家財漸漸興，進財求望占，有福亦平安。好極了，好極了，這是說一定有橫財呢。」

老翁老婦同時：「曄，真的？快買，快買。」

他們各買了五元的一〇七。

老婦：「還是識字的有用，我們半個字都不識，求了真字也看不懂，你說……」
老翁：「可不是嗎，不識字的人，見了銀紙不會拾，所以說讀書識字是很要緊的。」

(三) 文藝青年

巴士車站。兩個打扮入時的女郎見了面，甲女郎：下班了？

乙女郎：是啊，你今天這麼早放學？

甲：今天是拜六嘛。

乙：明天我們開派對參加嗎？

甲：不大想，我還是比较喜歡在家看書。

乙：你喜歡看什麼書？

甲：當然是文藝書囉。

乙：哦，我也一樣。

甲：你喜歡誰的作品？

乙：最愛楊天成，真是當代最偉大的文學家，你說是嗎？

甲：我喜歡依達。

乙：白衣的也很有趣。

甲：火麒麟的也不錯。

乙：他們說瓊瑤的很好，你有看嗎？

甲：有買，不大看得懂。

乙：是啊，我也一樣感覺。



甲：郭良蕙的也不易看。

乙：你的藝術修養很好，聽朋友說的。

甲：不見得，不過我對美術很有研究的興趣。

乙：你喜歡那一種？

甲：每本連環圖都買。

乙：我倒喜歡寫作？

甲：一定寫得很勤吧？

乙：唔，每星期差不多寫十封筆友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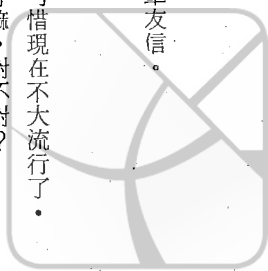
甲：聽說你的音樂修養也很夠。

乙：差不多全部本地唱片都買。

甲：我倒喜歡披頭四和貓王，可惜現在不大流行了。

乙：唔，藝術越新，越流行越好嘛。對不對？

甲：那當然，怎樣好的藝術看兩次就厭了。



（一九六九年八月）

字典的用途

唸小學五年級時，在級任老師的強迫之下，我買了第一本字典，並且認識了字典的第一種用途，：翻查字音字義。

當時，我以為除了這個「原始的用途」之外字典再無他用了，直至一天，那位具有虐待狂的天天迫我們唸「A Pen, A Man. A Pen And A Man……」的英文老師乘我埋頭偷看圖書，看得心醉神迷之際，悄悄由背後走來，用一本重甸甸的英文字典往我頭上狠狠一擊，滿天星斗過後我才領悟到字典原來也可以當作教鞭的代用品，而且更方便，更厲害。

又一天，不知如何觸犯了班上有「惡雞婆」之稱的同學，她杏眼怒睜，順手拿起一本有半斤重的字典猛擲過來，這一招雖給我及時避過了，但從此知道，字典非但可當「教育」（毋庸說是懲罰）工具，而且可作為攻擊性武器，是短程飛彈的代用品。

唸六年級時我發現了字典的第四種用途，就是娛樂。

在字典的頁角空白處，繪上許多連續性的公仔，然後翻動書頁，那公仔就會手舞足蹈，栩栩如生，如果繪上兩個公仔對打或是一男一女相擁接吻的鏡頭，那就更加活像一部武俠片或小電影了。

每當上歷史課，那個老頭兒開始用一種唸經的音調講書（其實是唸書）時，我們就開始製作小電影了，這真是一種最有趣的消遣工具。唸初中時偶而看看偵探小說和間諜片，於是認識了字典的第五

用途：書頁中央挖空了的字典可以收藏手槍、金條、毒品或秘密文件。

有一次，在街上散步，看見一個老丐在五加基上躺著，頭部枕着一本破爛的王雲五大辭典，於是知道字典亦可權充寢具。

又一次在一個目不識丁的有錢人家裡作客，看見桌上排了一長列的各種語文的字典，我驚問道：「你也研究外國文？」

「不，祇是裝飾裝飾而已。」他說。

裝飾：是為字典之第七用途也！

關於字典的第八用途則是近來才發現的，那就是賭博。

參加賭博者，各翻字典一次，把翻到的頁碼相加，看誰的點數大，誰就贏了。賭法與撲克牌的「三張」相同，但可單洗牌割牌，分牌之麻煩，乾淨利落，直截了當，又夠斯文，又不犯法，無怪乎這一賭法盛行於文教機關之中。

據說，除了賭博之外，字典還可以用來占卜，以斷吉凶禍福，如何卜法，筆者未曾領教，無以奉告。

字典的用途究有幾多種呢？我不大清楚，但是我敢肯定，以人類的無窮無盡的智慧和創造力，字典的用途必定隨着時代的日益進步而增加，而且也必跟它的「原始用途」愈離愈遠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

談「麻木」

五六年前，在一家豆腐廠當學徒。初入廠時，在拆除包紮豆腐餅的布條時，雙手每每給熱燙燙的豆腐燙得雪雪呼痛，使老板和師傅笑得前仆後仰。

「放心拆吧，燙燙也就慣了。」師傅說。

爲了三餐，當然不得不抵痛去折。

說也奇怪，折上三五七天之後，雙手果然已經麻木，摸着熱騰騰的豆腐餅也不覺燙手了。

常見賣冰水的人雙手捧着冰塊老半天也若無奇事，想來亦是同一道理。

這兩種情形都是屬於肉體的麻木。

人的精神也一樣會麻木。

小時候看見別人摔跤，皮破血流，自己心裡也老半天不舒服，甚至吃不下飯。

現在當了「報紙佬」，曾有一段長時期採訪法庭新聞，偶而也走走意外新聞，接觸到的都是不幸人物，痛苦的情狀，悲慘的遭遇，經常看到淚痕血跡，聽到悲泣和呻吟，自己的感情也就不知不覺地變得鈍了。

看着別人被判罰款，坐監，鞭笞，看着別人撞車，自殺或被殺，已很少會有惻隱之心。

據說，有些走意外新聞的老記，對於別人的不幸遭遇非但沒有一絲同情，反而有點幸災樂禍呢，

這真是不僅麻木，亦且不仁了。

初到都市生活，頗苦於隔房的收音機及麗的呼聲的日夜騷擾侵襲，心裡老不明白爲甚麼城市人的耳膜生得那麼厚，讓收音機或唱機吼聲震得整個屋子搖搖欲墜，他們竟也怡然自得，其樂融融。後來想想，這也是習慣成自然，麻木的一種。

從前讀歷史，讀到那殺人魔王殺人盈野，血流成河的恐怖景象，不禁不寒而慄，心想：這怎麼幹得出手呢！

現在想來，覺得這也是麻木之故，不足爲奇。當然，任憑是多麼殘暴的魔王，在開刀殺人當初，看到頭落血濺的景象也總難免有點畏怯的，但日日如此，久而久之，所殺頭漸多，也就習慣了，不當一回事，甚而至於上了癮呢！

古人有句話說：「哀莫大於心死」，既是「心死」，人也隨之死亡，何哀之有？我想這裡說的「心死」，其實是指「心靈的極度麻木」吧。

極度的麻木確乎近於死亡！

人類早已發明了麻痺藥，可以使人麻木，我想如果甚麼人也發明一種「抗麻劑」，可以預防人類的肉體和精神麻木不仁，那該有多好啊！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七夜）

好人

「這個世界，真是好人愈來愈少了！」老魯把手上的一卷書刊和報紙「卜」一聲丟在桌面上。跟着隨手拉了一把椅子坐下來。

「這是怎麼說呢？」我問，同時也坐下來，我心裏暗覺奇怪，這傢伙爲甚麼一把我拉進茶室裏就這樣慨嘆。

「你看」，他指着報上的一則強姦的報導。「再看這個。」他把報紙翻轉過來，指着另一則消息。「還有這條。」他指着另一條拐帶少女的新聞。

「強姦、拐帶、非禮、欺騙、謀殺、打搶……這一類的新聞簡直無日無之！」他有點憤激地說，「那不是人心不古，好人愈來愈少了嗎？」

「有道理。」我平淡地說，我心裏想着剛才被他突然到訪而中途攔下的未寫完的文章。老魯探手入褲袋中，好像在摸索甚麼。

「糟，又忘了帶香煙出來。」他說：「你……」

「我也沒帶。」我以爲他向我討香煙抽。

「不是，我買，我買，我是說你喜歡抽那一個牌子？」他解釋說。

「隨便。」我答道。

「伙計，BENSON 給包大的。」

烟來了，他遞一枝給我，並替我燃上。我心想：這傢伙今天倒是挺客氣的。

「你喝甚麼？」他問。

「我？」我本來剛喝了下午茶，所以正在猶疑是否要喝。

「我知道你喜歡咖啡薄。伙計，咖啡薄一杯，鮮橙汁一杯。」他不待我回答就替我作了主張。

喝着香噴噴的咖啡時，我心裡在想：「這傢伙今天真夠慷慨，莫非是中了千字票？」

「吃點甚麼嗎？」他猛呷了一口鮮橙汁抬頭問道。

「不必吃了，還很飽。」我說。一邊拆開他剛才放在桌上的一卷書刊。我定睛一看，臉上一陣熱，原來這是一本封面印着裸女像的「天體營風光」，一本「牆洞裡的秘密」和一本「媽媽的情人」。我環顧四週，背後桌上喝着茶的一對老夫婦正用着輕視的目光注視着我。我怪不好意思地慌忙把這三本「天書」重新捲好，丟回桌面上，一邊細聲對老魯說：「怎麼看這種無聊東西。」

「哈哈」他若無其事地大聲說：「正是無聊才看無聊書嘛，你不知道，我跑了半個首都才在街邊書攤搜購到這本『天體』珍本呢。」

「不過……」我愈覺尷尬，因為那對夫婦顯然在注意聽我們的談話。

「閒話少說，你吃些甚麼？」他把話題扭轉，但我心裡已經很不痛快，那裡還有心吃甚麼東西。「雞絲麵吧？」他徵求我的意見，不等我回答，他就跟着喊道：「伙計，兩碗大的雞絲麵。」

既然叫了，我也只好來者不拒，反正是他請的嘛，我想，老魯這種人是難得請一次客的。

他一邊津津有味地吃着麵條，一邊問道：「下星期日得空吧？」

「莫非又是叫我帮他搬房子嗎？」我心想，這樣的事我已替他不知幹過多少次了。我答道：「恰巧沒空，有事。」

「可惜，可惜」，他搖着頭說：「我和老丘已約好去『嬌嬌』樂一樂，想帶你去開開眼界呢，大好機會你又錯過了。」

「按摩院？」我有點氣憤地說：「沒興趣！」

「偶一爲之·NO HARM(無妨)」他得意地說，一邊抹咀，然後和着隔壁唱片店播出的「負心的人」，輕輕地哼，雙腳打着拍子。

「職業找到了吧？」我問。

「沒有，還不是在朋友家東吃一天，西吃一天。」他若無其事地答。

「這傢伙真有辦法，」我想：「長期沒有工作，那來這麼多錢花呢？」

「啊我要走了。」他忽然好像記起甚麼事似的，站起身說，隨手把那盒香烟放入袋裡。拿起那卷「天書」，拍拍屁股。

「我也得回去了。」我說。

他大搖大擺地走到櫃檯前，兩根手指在衣袋裏翻了好一陣子，然後說：「怎麼回事」·他又探手

進右邊，摸了一陣，然後：「這就糟了」。

「甚麼？」我問，其實心裏猜到一半了。

「剛才出來還有的。」他又拍拍後袋，仍然摸不出什麼東西來。

「多少錢？」我問掌櫃的，我想到剛才他叫彖叫麵叫烟時那種濶氣，心裡益感氣憤，但這只能怪我愚蠢，明知他有這絕招。所以只好自認倒霉。

「三扣半」正在收拾杯碗的小伙記喊道。我摸摸褲袋，剛好只剩下三張一元鈔票和一枚五角銀幣，我冷汗幾乎冒了出來。

老魯呢，他却滿不在乎咬着枝牙籤，猾狡地向我笑着說：「真對不起，打擾你，下星期再見。」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看着他大搖大擺地向着巴士車站走去，我心裡想：「好人愈來愈少嗎？不，像老魯這樣的好人是愈來愈多了。」

(六九·八·廿五)

名流的演講

我是個常聽名流演講的人，但這並非說，我竟空閑無聊到要聽名流演講來打發時光，而是職業關係，有時不免奉派到場恭聽，「以盡報人天職」。

如所周知，名流的種類繁雜，有政客議員、達官貴人、富商巨賈、社會賢達、流氓老千、庸醫私梟……真是不勝枚舉，名流演講的姿態，腔調當然也「各有巧妙不同」，但考其內容則又大同小異，具有共同的特徵。

我細心研究的結果，發現名流演講的八大特色恰好合乎胡適之博士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中所提的八大主張的反面意義，即：

- 一曰、須言之無物；
- 二曰、摹仿古人；
- 三曰、不須講求文法；
- 四曰、作無病之呻吟；
- 五曰、務用爛調套語；
- 六曰、用典；
- 七曰、講對仗；
- 八曰、避俗字俗語。

第一項「須言之無物」，和第四項「作無病之呻吟」是理所當然的，名流大抵都是席不暇暖的忙人（其實是無事忙），經常一日之內三講演，講之不足，還要大發文告，如果必求句句有「物」，

第二輯。

吊頸樹

今天在報上看到女人自縊的新聞，我又想起家鄉那棵吊頸樹，以及有關那樹的一個悲慘故事。

離鄉日久，家鄉的景物和人事以及我在家鄉渡過的少年時代的生活，都漸漸地，一一在我記憶的螢光屏上模糊，消逝了，然而，那棵吊頸樹的形象，以及吊頸樹的故事却依然清晰，鮮明地留存着。而且每當記起這樹，這樹的故事，以及故事中的人物時，我心裡仍然會起激動，一如我初次見到那樹和聽到那故事時那樣。

吊頸樹——這名字很古怪是不是？然而，倘若你是個在鄉村長大的人，你對這個名字一定不會感覺生疏，你必然曾經看到過吊頸樹，或曾由老祖母或母親，或是同輩遊伴口中聽到過吊頸樹的故事。

吊頸樹並不是一種樹木的名稱，它可能是一株橡膠樹，一株遮串樹，或是一株番石榴樹——管它是甚麼樹也吧，祇要會有一個人——經常是一個貧病交迫，無依無靠的老人，是個勞苦一世在番攤桌上——夕賭輸了畢生積蓄的老頭，或是讓鴉片吸乾了血肉，掏空了骨髓的煙仙，給丈夫和家姑家翁無故凌辱和迫害得走頭無路的婦人——往這樹上的低垂枝桠一掛，結束了痛苦悲慘的一生，於是人們就會給這樹取個令人聽了心寒的名字：吊頸樹，並且嘮嘮叨叨地警告孩子們道：千萬別爬那棵吊頸樹啊，當心吊頸鬼上了身！

像這樣的吊頸樹，我相信在任何一個給貧窮和無知統治着的破落鄉村中，總可以找到一棵，兩棵，甚至於許多棵的吧？

我現在說的吊頸樹乃是一棵老芒加樹，也生長在我們村子附近的一個膠園的一片空地上，同在這空地上苟延殘喘的還有幾株椰子樹和番石榴樹，顯然這塊空地曾經住過幾戶人家，但是，也許早在我們未搬到這村子居住之前，甚至在我未出世以前，這些人家就已遷徙到什麼地方去了，所以空地上只殘留着些破銅爛鐵。

我第一次來到這片空曠的荒地，看到這些果樹已是十幾年前的事了。那時候我還是個小頑童。

看見那番石榴樹上稀疏結着的果子，以及那芒加樹低矮的樹枝上吊着的幾顆波羅蜜，我們這一班貪嘴的小頑童活似小猴子看見了香噴噴的馬樟果般興奮。三腳兩步的就走到了樹下，正想攀上樹去時，一個眼明的小鬼頭驚叫道：「嘩，樹樑上有條鐵線呢！」

我們抬頭一看，果然有條生鏽的鐵線纏在芒加樹最低垂的一根樹樑上，不必解釋，不必思索我們立刻意識到：這是棵吊頸樹！

我們雖是貪嘴，但平日聽過家長的警告和恐嚇以及想起他們所描述的吊頸而死的人的恐怖情狀，我們始終不敢去碰觸那芒加樹。

後來回家打聽之下，那結着果子却無人敢摘的芒加樹果然是一棵吊頸樹。

據老於此地的人說，很久很久以前（也許是戰前，或是在日治時期吧，我沒有追問）住在這片空

地上的是兩三戶農家，他們都是種菜養豬爲生。

據說其中一戶人家有個女兒，生得健壯漂亮，而且聰明伶俐，但是，正如別的農家女兒一樣，生得再聰明些也永還沒有讀書識字的機會，也得一生一世就在這荒僻的角落裡，在寂寞痛苦中渡過她的一生。

也像別的農家女一樣，從模模糊糊懂點人事的時候起，命運的手就把她推入了永無休止的勞動中，逼她負起與她的年齡極不相稱的生活重担。

她跟着父母兄姐，天沒亮就開始工作：鋤草，翻土，挑水，淋菜，打柴，割芋葉薯藤，燒猪菜，洗猪欄……此外還要洗衣服，煮飯菜，餵雞養鴨……天黑了也沒停歇。

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只有勞動，不休止的勞動，沒有歡娛，祇有疲勞，祇有寂寞，祇有痛苦。穿的是最粗糙最簡陋的衣裳，吃的是最粗糙的米飯稀粥，一年裡聞不到幾回的肉味。

天天伴着這菜地，伴着這猪羣，聞着地裡的糞味，聽着猪的號叫，她渡過了孩童時代，渡過了少年時代，進入了青年時代，幾乎也走完了青年時代了。

一片片的菜地割了又重種，種了又再割，一批批的猪隻賣掉了又再養，養了又再賣掉了，然而她的生活仍然是永無休止的勞動、無邊的寂寞。沒有一絲快樂，沒有一線希望，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她一天天沉默寡言了，青春的光艷一天天由她的臉消褪了，她的父母終於也感到；這個女兒實在

也不能再留下去了，得替她找個去處，算是完結了養育兒女的責任了。

像那時代的所有農家女一樣，她無權過問自己的終生大事，實際上也不想過問。她知道，像她這樣一個農家女，婚姻與其說是一樁喜事，毋寧說是一個悲劇更加恰當。

出嫁，一點也不能改變她的命運，一點也不能令她快樂，有什麼值得快樂呢？等待着她的仍然是永無休止的勞動，而且還得加上養兒育女的痛苦、丈夫和家姑家翁的打罵……

從她的姐姐，她的嫂子以及鄰家的幾個女兒的悲苦遭遇，她已清楚地推想得到，她將來的生活情狀是什麼樣兒了。

當她知道父母正在替她物色夫家時，她暗暗地哭泣了，但是除了哭泣也就無可奈何了，命運是無可抗拒的，她想。

夫家很快就擇定了，婚期也擇定了，隨着婚期的逼近，她的家人爲她安排婚禮的活動也一天天緊張起來了，然而，她愈加沉默了，她內心的悲痛也日益增加了。她仍然機械地做着日常的活兒：養豬，種菜，洗衣，煮飯……一直做到出嫁的前夕。

親朋戚友陸續到來了，簡單的婚宴也提前舉行過了，迎親的時刻逼在眼前了。她愈是沉默，內心也愈是激動。她低着頭流着淚默不作聲任由別人擺佈，任由別人去替她收拾嫁粧。

夜深了，一切準備停當了，親戚們都去睡了，父母兄嫂也歇了，但她仍然木木地呆坐在床前，默默地淌着淚水，直到第一道晨雞的啼聲劃破夜的沉寂。這時她的腦海突地閃過一個念頭，她猛地站起

身來，隨手拿起桌上的嫁衣穿上，打開化粧盒子，給自己抹上粉，塗上胭脂——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打扮。

打扮好了，她在豬欄找了一截兩三呎長的鉄線，然後走到屋後的芒加樹下，把鉄線纏在最低的一根樹樑上，然後，把頭往鉄線圈中一套，卡察一聲，驚動了熟睡的豬兒，豬叫聲驚醒了她的家人，接着家人的驚叫驚醒了所有的鄰人，於是大夥兒都亂作一團了……

當她的家人和親戚，鄰人尋到芒加樹下時，她的身體已經伸直，祇有雙腳和雙手在輕輕地顫動着。年輕力壯的男人七手八腳把她頸上的鉄線鬆解開來時，她突然發出一陣笑聲，然後斷了氣，她塗着脂粉的臉上仍含着淡淡的笑容，死，對於她，似乎是比生更加值得高興的一回事……！

這就是我所聽到的有關那棵吊頸樹的故事了。年前回鄉，舊地重遊，那片空地已植上了橡膠，那吊頸樹已被毒死，但它的枯榦仍然站立着，現在大概連枯榦也已腐朽了吧？但是這個悲慘的故事却仍然留在我腦海中。

（一九六九年九月）

老尤索

老尤索，真沒想到今天還能會遇見你啊！

已經整整五個年頭啦，我們沒有見過面。今天回來，許多童年的友伴都已不在，許多老者都已作古！却沒想到你仍健在啊！

我興奮地拍着你的肩膀，向你打個招呼：

「尤索伯伯，你好？」

你遲緩地回過頭來，用疑惑的眼打量着我，有點感到愕然。你對這小伙子感到陌生嗎？你一點也記不起他啦？這也難怪，五年前，他不過是個十來歲的小頑童，現在却長得比你更高大，而且戴上了一副近視眼鏡呢。

我告訴你我的名字，向你提起五年前的舊事，你側着頭，眯細了眼竭力思索，竭力回憶，終於——「記得了，記得了！」

你感到多麼高興啊，你那皺紋密佈的臉立刻顯現出慈祥的、愉快的笑容，感激地說——

「你還記得我啊！」

老尤索，我怎會忘記你呢？我記得你，正如我記得故鄉每一根樹木，每一個親密的伙伴，每一件美麗的往事……我沒忘記你那稀疏的白髮，儘管它現在更加花白；我沒忘記你慈祥的雙目，儘管

它現在更加深陷，我沒忘記你那彎曲的背脊，雖然現在彎的更低，我更不能忘記的是你那頂絨布的宋谷，它可不是五年前那頂嗎？五年前，那黑色的茸茸的絨毛還是那樣光澤可愛，如今却褪落得變作灰色了！

老尤索，你的樣子確已變了不少，你比從前衰老多了，然而，我是不會忘記你的。

你跟我的年齡相差那麼大，可是，你却是我少年時代的好友伴。

我跟小朋友們常常到你的甘榜中遊玩，消磨一整天的時光。爲了捕捉蚱蜢，捕捉小魚，我們踏遍了你那幾塊小小的荒蕪的田地。爲了彈打小鳥，我們曾老半天逡巡在你那小小的果子園中。當果子成熟的季節，我們爬上山竹樹，爬上紅毛丹樹，爬上番石榴樹，邊採邊吃，吃得小肚子飽脹得像一個個小瓦甕。那時我們是多麼該打啊，往往把不熟的幼果搖落滿地，有時還把枝柯折斷了，你看了也不責怪我們，雖然有時候、你得靠這幾株老菓樹的收入來買油，買鹽和買菜。

我還記得，爲了飼養小鵝，我們常向你討穀粒和粟子，你總耐心地揀了最肥壯的送給我們，還告訴我們許多飼養小鳥的常識，你告訴我們怎樣用爛布包了穀粒，浸了水，穿一個小孔，把小鵝鵝的長嘴套進去，餵牠吃，你告訴我們怎樣編製鳥籠，怎樣用馬尾毛做成圈套，縛在一根根鐵線上，然後插在地上誘捕鵝鵝鳥。你告訴我們怎樣學鵝鵝啼叫，怎樣分別雌雄，怎樣製造黏捕小田雀的膠汁。有時你還不厭其煩地常帶我們到田野去作示範表演……

老尤索，我怎能忘記這些美麗的令人懷念的日子呢？

還有，每逢什麼節日時，你總做了許多香噴噴、軟綿綿的竹筒粽子，請了我們一同到你那小小的破屋裡去吃個飽。你還抱歉地說：我實在窮得大不像話，要不然總會弄點雞肉咖哩或牛肉咖哩，招待我們。老尤索，你對我們的確太好了！

老尤索，你現在還住在這個小甘榜，住在這間小得像個雞寮的破屋裡嗎？我記得，從前我一伸手就可以觸到你低低的門楣。現在，進門時，我怕要低着身子走了吧？

你的幾株果子也還安在嗎？現在一定已老得祇會開花不會結果了！

你的田也不大耕種了嗎？是的，你的身體也太衰老孱弱了，何況田裡的老鼠和山雀也實在太猖獗擅行呢。即使辛辛苦苦的把稻插了下去，恐怕也是白費心血的！

老尤索，你的景況是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了，你已經這麼大年紀，你無依無靠，以後，你的日子怎麼過呢？……

（一九六五年四月）

故鄉的小河

在異地渡過了整整五個寂寞的年頭，今天我終於重歸故鄉的懷抱，今天我終於重臨這故鄉的小河

故鄉的景物是多麼難忘呵！尤其難忘的是故鄉的小河。

我怎會輕易把她忘懷呢？生活在故鄉的日子裏，我常常偷空投入她的懷抱裏；在那段流落他鄉的歲月中，她却常常地流入我底夢魂裏。

這一脉蜿蜒曲折的小河，我不知道她叫甚麼名字，我不知道她來自那一個深山，來自那一個峻嶺，我也不懂得她究竟流向何處，流進那一條大河，注入那一個港灣，然而，打從很小很小的時候開始，她的影子就已經深深地鑲刻在我的心版上。

多少個晴朗的晨早，多少個蒼茫的黃昏，我獨自來到她身畔，漫步在她綠草如茵的兩岸，默默躺臥在她細白的沙灘上，或靜靜地浸浴在她明淨清澈的流水裏，多少次我墮入沉思中……

每一次我來到她身邊，我心裏老興起一股特殊的情感，這情感太微妙，太渺茫，我自己也分不清到底是哀愁，是感慨，是惆悵……

我曾聽說過許多關於這小河的故事，我也曾親眼看見一幕悲劇在她身旁上演，這些故事，這幕悲劇永遠留在我心裏，使我永生難忘……

我聽說，很久很久以前，這村莊上住着一戶有錢人家，也不知他姓甚名誰，大家管他叫財主老爺

，財主老爺擁有店舖房子，也擁有大把的膠園椰林，他家裏的錢財大可買去村莊的一大半！財主家雇了好些奴僕，也養了不少丫鬟，丫鬟中有個小姑娘，她名叫亞蘭，亞蘭沒有爹也沒有娘，却長得容貌非凡，天真爛漫，財主老爺的大少爺年紀和她相仿，從小就跟她一塊兒玩，長大了深深地將她愛上，他們倆常常暗地裏來往，有一天終讓財主婆發現，財主老爺給氣得瘋狂，哼！小丫鬟竟敢勾引大少爺，簡直是不識尊卑，主僕不分！一怒之下，大藤條把亞蘭打得死去活來，皮破肉綻。從此，財主婆專找藉口跟她爲難。亞蘭受不了無盡的磨難，終於在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悄悄走出財主家，葬身在怒漲的河水中……

我也曾親眼看到，那些爲了爭取祖國的幸福而揹起槍桿的青年戰士們，倒斃在河岸上，倒斃在河水中。我看着那些年輕碩壯的屍體被人從河裡撈起，我看到他們還雙目未瞑，他們的頭臉，他們的胸口淌着鮮血！我看到他們鮮紅的血，染紅了清澈的河水，染紅了如茵的綠草，染紅細白的沙灘。我也看到那些旁觀者中，有的偷偷拭着熱淚，有的咬緊牙根，有的抓緊拳頭……我也曾看到那些死者的親人偷偷蹲在小河畔把紙錢兒燒，偷偷地啜泣，偷偷地祭奠那些年青的英靈們……

每當我來到這小河畔，我總想起這個故事，這幕悲劇，它是那樣使我黯然神傷！使我心靈激盪！

呵，你——無名的小河，你也曾親眼看到那個單純的悲苦無告的小生命葬身在滾滾的激流中，你也會看到那些年青的視死如歸的英雄們被射殺在你身旁呵！多少個世紀來，你流經這多難的土地，你

一定還親眼看到更多更多悲慘的故事在上演，你爲甚麼老是靜默不語？你難道一點也不感到悲傷？不感到激憤嗎？我想你總不會無動於衷的！應該是過度的悲憤使你沉默了……？

闊別多年，今天我又臨重你身畔了，你的流水依然澄澈如昔，你的沙灘依然那樣細白，你兩岸的綠草依然如茵，然而，我的心靈却更加惆悵了！因爲，死在你身畔的，除了那純潔的可憐的小生命，除了那些英勇的可敬的英魂之外，如今又添上了我那可愛的少年時光！

（一九六五年）



燈光

黑夜點燈並不是有罪的

郭荻帆

在一個沒有星星，沒有月亮的黑夜裏，我陪着朋友在山村的路上巡遊。我問他對這山村的觀感如何，他不加思索地回答：環境非常幽靜，祇可惜沒有電火，太暗了！

我完全同意這位朋友的想法。

我自己何嘗沒有過同樣的感受？

常常地，我來到一個小小的山村或膠園，投宿在友人家裡。山村裡沒有電火供應，點的是煤油燈，那微弱的燈火，祇能投一層黃濛濛的幽光於桌子之上，却驅不走屋裏的黑暗。在這半明半暗的屋裡坐的久了，我總感到窒息和煩悶。走到屋外，屋外是一個更加黑暗的世界，一切的一切都沉沒在無邊的黑暗中。抬頭仰望，看不見星月，環顧四周，見不到一點螢火；舉手不見五指，認不清同行者的面孔，摸不着脚下的道路……在這樣的時刻裡，一股難於名狀的寂寞、悲涼之感佔據了我整個心靈，我多麼渴望着一盞明亮的燈光呵！

我想起小時候經歷的一件恐怖的往事。

好像是逃避日本鬼子或是什麼災劫吧——如今已不大記得清楚了。那當兒我還不過三歲大。父親和哥哥姐姐們，背了一些衣物和食糧，母親則緊抱着我，慌慌張張地向着——一座茂密的森林奔去。這是一個沒有星星月亮的夜晚，天黑沉沉，地黑沉沉，而且還下着細雨，既是逃亡，當然不敢點燈，認不

清那兒是路，祇好盲目地往草叢中亂竄。在黑暗中摸索掙扎了半夜，全身被雨水淋得濕透了，手脚也讓樹枝和荊棘劃破了，最後終算找到那座在森林中蓋搭起來作避難之所的小木寮。小木寮建造得又狹小又簡陋，屋頂蓋的是山葵葉子，四周的是稀疏的木條。雨水透過山葵葉的隙縫，滴滴在我身上，我感到刺骨的寒冷，破損的手脚也開始作痛，偏偏蚊蟲蟻蟻又多又兇，叮咬得我滿身痛癢，好不難受！若不是母親再三恐嚇和禁止，我真會放聲大哭。我從疏落的圍牆望出去，外面是一片陰森恐怖的黑暗，看不見任何東西，祇聽到樹葉草叢沙沙作响，偶而聽到夜遊禽獸的哀鳴嗥叫，聽着這些古怪的聲响，我不禁毛骨悚然，我緊攢着媽媽，哭着說：「媽，很暗，我怕，我怕……」

媽媽一邊哄着我，一邊從屋角裏摸出一盞小小的生了鏽的煤油燈，爸爸遞過火柴，媽媽把燈點着了，把燈蕊儘量旋得低低，小小的火舌於是吐出一圈微弱的光亮來，在幽光裡，我認得清媽媽臉容了，我的心頓時感到一絲溫暖，我不再恐懼，不再哭泣了。

在黑暗裏，這一點微弱的燈光對於我是多麼重要和需要呵！它使我感到安全，感到溫暖，它能驅走我心靈中的一切陰影！

是人，沒有不憎恨黑夜，不熱愛燈光的吧？祇有貓頭鷹，祇有狐狸老鼠和螳螂喜歡黑夜，需要黑夜，而害怕燈光；人，尤其是「真正的人」是渴望着明亮的燈光的！

讓我們在每一個黑暗的角落，每一條崎嶇的道路點起燈光來吧，讓永恆的燈光閃亮在每一個人的心上！

（一九六五年五月卅日）

淒迷之夜

一個淒迷的雨夜，漫天的烏雲，還颳着微微的寒風。

冒着飄飛的雨花，我獨自踱入一條狹長的小巷——其實這不算是一條巷，因為這並非排列整齊的街市，而是一幢幢雜亂無章地堆聚起來的板屋之間的小徑吧了。

爲什麼走入這齷齪的窄巷呢？心裏懷着什麼目的呢？你別問我這些，我自個兒也何嘗知道？真的，我甚至已忘了自己究竟怎樣走進這地方來的呢！

是爲了飯後煩悶而來？似乎是不可能，你不見這是個細雨迷濛的夜晚嗎？而且天上沒有一顆星星

是爲了訪友，爲了赴約？……這也難於解釋，在這樣的夜裏，絕不是個恰當的時刻。

那麼你也許是個慣在夜裏，在雨中覓夢的詩人——心理畸形發展的怪物？也許是吧，我不想否認。然而，此刻我的心境是一片淒迷，一如淒迷的夜，淒迷的雨。

或者你不妨說我是個夢遊客，正作一次沒有意識，沒有任何目的的夢遊更好吧。

然而這熟悉的小徑，徑旁的大紅花和木鳳凰，這怪物似的一幢幢木屋，木屋中偶而傳出來的幾聲犬吠，這小徑盡頭的黑黝黝的橡林，甚至那污水溝噴發出來的那股臭味都清晰而真實地反射於我意識的銀幕上，告訴我這並不是夢。

就在這似夢非夢，似真非真的迷離恍惚中，我來到一間熟悉的屋子，而且不自覺地停了脚步，又

不自覺地跨了進去。

屋裏的煤油燈光也是那樣淒迷，昏黯，它也懾服於這夜寒的淫威嗎？或是……我沒心去想這個，我的眼光已掉落在——一張熟悉的臉孔上——這臉孔也是淒迷，一如這夜，這雨，這燈光。

「你又來了？」是淒迷的低沉的聲音，也不知道是來自口中還是响自心靈的深處。

「你又讓回憶折磨你的心？」也不知是客套或關懷。

「傷痕太深，我沒法遺忘！」

「『如果錯過了太陽時你流了淚，那末你也要錯過羣星了。』」

「也許早已錯過了！」

「你還年青。」

「那只是我的軀殼，蒼老的却是我的心。」

「你應該知道，愛情並不是生命的全部。」

「然而它是個吸血的妖魔，吸去了我生命的精華，只留下殘渣讓我咀嚼！」

「……」我惟有默然。

我還能說些什麼呢？我明知這些話於他全無好處，因為，有時候，我自己也還不得不懷疑自己的話底價值呢！

我默默注視他。

這張黝黑的臉，曾閃耀過理想和信仰的光芒，而如今則如夜的天空似的昏黯；這雙微凹的眼睛，曾迸射過青春的火花，如今却變得淡漠呆板；這厚厚的嘴唇，曾發過熱烈的話語，如今却如枯竭的流泉般，不再鳴响。

他心靈的火也許也快熄滅了吧？我想。

我慚愧不能重燃起他青春的火花，因為我自己的火也是那樣微弱！

我環顧四壁。

釘上掛着的笛子，已結滿了蛛網，過去他每夜都把它撫弄在嘴邊；書架上的那些歌書和歌簿也已蒙上一層灰塵，過去他天天把它們捧在手上。

我順手抽出一部歌書，書裏掉下一張年卡，空白的一面寫着整齊的字跡，我輕輕把它重覆唸着：「生命是寶貴的，生命屬於我們只有一次……」

他在靜靜傾聲，他似乎在回憶，在思索什麼，忽然——

「哦，這是H寄來的賀年片，已經一年多，這是唯一沒有被丟掉的朋友的賀年片，爲的是那句語錄。」

呵，他的話語終於有了一絲生的氣息，不再像剛才似的冷冷冰冰了，他的臉上甚至顯現了一絲淡淡的色彩。

「拿來，我看看。」他把年咭接過，也反覆地唸了兩三遍，而且一遍比一遍响亮，有力。他的嘴

角上甚至露出一個寬懷的微笑了。

他忽然把煤油燈的帶旋高了，屋子裏于是撒滿了明亮的光輝，我的心也立刻被照明了，而且我相信，此刻他的心也一定比剛才明亮得多了；或者，他心靈裏的死火也正在蠕動着要活過來呢！

這時候雨聲也不再浙瀝，寒風也已停息，遠遠的天邊，且已綻出了幾朵星光了，雖是那麽寥寥的幾顆，然而，已足夠刺破這雨夜的淒迷了。

我帶着淒迷的心而來，回去時却是心境澄澈了。

（一九六六年）

椰花酒店

當午後的陽光逐漸失去它的威力而變得黃澄澄時，椰花酒店前的兩扇鐵門被徐徐打開了。酒店的管理人姆都和巴蘭正在洗刷着兩個盛酒的大瓦缸，他們知道，再過半個鐘點運載椰酒的羅哩車就能抵達了。

那個瞎了一隻眼睛的賣燒魷魚的老太婆，老早已經擺好了她的小檔子啦——這小檔子說也簡單；祇有一隻破木箱，一把生綉的舊剪刀，一個盛着辣醬的小鐵碗，一盤燒着的木炭，還有七，八片魷魚，就此而已，然而，自從她的丈夫死後，她就是靠着這一點小生意養活一家子的！

她現在已把一切準備停當了，然而顧客還沒光臨，於是抓一把桫葉，塗點石灰，拌着檳榔嚼起來，消磨時間。

那個賣加璋布爹的老頭子也頭頂着他那小檔子，踏着蹣跚的脚步來了。他仍舊是把檔子擺在往常的地方——鐵門旁邊的檳榔樹下。今天他的臉上浮現着一絲笑容，莫不是今早他已炒了新豆，或者準備了甚麼新貨色——是油炸辣餅或是炒花生，果真如此，那他當然可多做幾毛錢生意了，難怪他要笑逐顏開啦！

那個永遠沈着臉孔，似乎有滿懷苦愁的小寡婦也托着個菜籃來了，看，今天她帶來蕹菜，菜心，蕃薯葉，樹仔菜，還有三粒熟透的木瓜哩！她在上午是去割膠的，下午回家來就苦心經營屋後那一片菜園，這些菜蔬，果子都是她辛勤的收穫，她就靠着這些額外的入息供給兩個孩子唸書，並且每個

月騰出一些錢，寄回印度去救濟年老的父母哩！

那個賣炒米粉的阿都拉也來了……

酒客們也陸續來了！

第一個就是做散工的巴布。因為工作沒時間上的約束，他永遠是來得最早，去得最遲，他是沒有家庭的，唯一值得他留戀的祇有這椰花酒店了……

第二，第三個酒客也來了，他們是碼頭工人吧？那粗壯的四肢，微微佝僂的身軀就是最好的標誌。他們倆準是好朋友，要不然為甚麼每天都一道來，一道去呢

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個酒客也來了，他們都是割膠工人，你沒有看到他們之中還有的穿着滿是橡膠的工人衣服嗎？這班買醉者中有老年人，有中年人，也有青年人，喝起酒來往往是鬧得最厲害的，有時還打起架來呢！

更多的酒客來了，那個清道夫，那個老郵差，那個售票員，那個理髮匠，那些鐵道局工友，還有那些不知身份的陌生者，都來了。他們赤着足或穿着鞋；打着沙籠或穿着衣服，單獨地，成雙成對地，或者三五成羣地來了，他們身上都帶着鐵觥，但也有些沒帶的，祇好向朋友借用了。

酒客們將近齊了，為甚麼載酒的羅哩還沒有來呀？那個酒癮最重的布都沙美已經等得滿身打顫啦！大滴大滴的汗珠從他額上滾不來哩！唉！真可憐的老傢伙！

呵，布都三美，你別心焦，羅哩車來啦！

於是大夥兒都容光煥發了。姆都和巴蘭忙着爬上車去，把一缸一缸的香噴噴的椰酒抬下來，點一點，剛好是六缸，倒在兩個大缸裏，剛好漫邊兒的，這就夠啦！這兩大缸香噴噴的冒着白沫的椰酒，足夠這小鎮上三分之一的居民醉倒，足夠使他們大半的入息給沖走，足夠使他們窮困潦倒一生一世！來吧，要買的請排起隊來，一個個上來，別爭先恐後，然而，去你的，老姆都！誰有那末耐心呢？還是你推我擁！布都沙美說得好，飯可以遲吃，或者不吃，但椰酒却不能遲飲呵！於是整個酒店都亂烘烘的了，這倒沒關係，在這裏你有絕對的自由，你儘管鬧去，沒有人要管你。

我要兩個品特——兩個品特是六毛錢；你要三個品特，當然得付九毛錢啦！他呢？他今天祇能買一個品特，他戒酒嗎？不，他已失業啦，那裏還有那麼多錢呢？今後喝半品特也可能很成問題呢！

酒是買了，總該有點酒饑呵，你喜歡吃甚麼？加璋布爹？炒花生？火燒魷魚？或者你入息較豐，那麼不妨去弄一碟炒米粉來，然後坐在那兩排長凳上慢慢享受去，或者你是個性急而豪飲的人，那麼酒一到手，馬上站着往肚裏灌下去好了。

呃，這麼快喝完了兩個品特？好，再來一個品特吧？摸摸袋子，錢是還有幾角的，不過，留着買別的甚麼吧……傻瓜！幾角錢何必節省呢？你聽布都沙美的妙論吧：幾角錢我才不在乎呢，要喝就得喝個夠，你相信嗎？我若把一生喝椰酒的錢省下來，足夠我回五次印度哩！這也許是眞話！

呵，吵鬧聲越來越大了，大家都有點醉意了吧？也許還有幾個爛醉了呢！

這時刻該是你最興奮最快樂的時候了！你大可忘了一切生活的苦惱，忘了工作的疲勞，你有甚麼

困苦嗎？儘管向人傾吐吧——雖然沒有人會理睬你，幫忙你；你有甚麼心願和計劃嗎？比如：娶妻？回印度？你不妨談個痛快，——雖然這也許僅是空中樓閣而已；你有甚麼積怨和仇恨嗎？比如：給上司罵了？給誰欺負？給追債的迫得走投無路？或者是跟誰爭風吃醋？你不妨把他們罵個痛快，或者恰巧他們也在此買醉，那麼你甚至可以找他們算賬去——如果你有此胆量的話！也許你是個懦夫，那祇好回家找妻子兒女出氣去了！也許你是個樂天主義者，那麼唧唧呀呀地唱起你的歌來吧！或者你是個「業餘」的小偷，那麼你儘管向朋友講述你的故事，誇耀你的偷竊本領吧！在這個時候，沒有人會把你的話當真的！

總之，你可以無一所不談，不怕沒有聽眾——當然有時也許有些人偏跟你搗鬼，你說一句，他反駁一句，你自然要生氣的，或者你是個不能自制的人，你甚至跟他大打出手，這就使椰花酒店更加熱鬧啦！

但是，凡事都有個終，喝也喝夠了談也談夠了，還是踏着踉蹌步回去吧！或者你此刻還相當清醒，你記起你的家人來，他們也許還在等着你買菜回去哩，摸摸袋子，還有餘錢，你要甚麼菜？跟小寡婦買去，也許你還是個好父親，那麼多花幾角錢，買個木瓜回家讓孩子吃吧！

太陽已收斂了它最後的一道光線，椰花酒店的門也關上了，酒客們也陸續散了，明天同樣的時間再見吧！

輕風細雨古城行

古城的藍色巴士打從燕子城——淡邊車站開出來的當兒，灰濛濛的天空正好飄下來細細的雨絲。我並沒有把車窗拉上，任由冷冷的風夾着點點雨花，撲打在臉上和髮上——我就喜歡這樣，我是個愛雨的孩子，我尤其愛雨中的行程。

蓮坐在我身旁，用夢幻的眼眸凝望着窗外的景物。她在追遂一個天真的夢境呢，還是沉醉在那希里沙拉的雨韻中了？她原來也是個愛雨的孩子，我仍記得七月裏一個同樣飄着細雨刮着輕風的早晨，咱們在榴槤山中玩得多麼高興，多麼稚氣。

巴士車在雨中飛馳。蓮一直靜默着。

我也把視線拋向窗外。馬路兩旁盡是連綿不絕的村舍、果林、橡樹和稻田。

最惹人憐愛的是那一片片新插的秧苗，它長得多麼青蔥呵！沐浴在如絲的雨中的，它綠得更加鮮嫩，綠得使人一見便產生一種喜悅之情，使人渴想在那綠波上舞踊、打滾、嬉戲、追逐……然後睡甜甜的一覺！

(二)

到達古城的當兒，雨已停歇，但潮濕的風仍舊吹拂着，天空仍然灰壓壓的，隨時都可能洒下雨點來。

我們沿着古務律朝向海濱去。雨後的古城，顯得格外清靜幽謐，明媚秀麗。街道被雨水沾得濕漉

漉的，我謹慎的踩着慢慢的步子，生怕泥水濺着鞋子，蓮却跳跳蹦蹦，沾了滿脚泥水，她還開心的笑哩，好一個頑皮的孩子！

拐入那條古色古香的窄狹的荷蘭街，我的情感忽然倒退了幾個世紀，我意識到自己的確是置身於一座古老的城中了。我不禁想起那些古老的神話和傳說，想起馬六甲王朝的光輝時代，想起那些煊赫一時的人物，那個亡國之君——拜里米蘇刺就在這兒行獵遨遊嗎？這就是威震四海的漢都亞的故鄉嗎？這就是尹慶和鄭和「宣示天德」的地方嗎？……

經過那條永遠沉默着的咖啡色的馬六甲河，我靜立片時，偶想起那首著名的念奴嬌來：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我默念着。這兒雖沒有「亂石崩雲，驚濤裂岸」但它一樣淹沒了不知幾許風流人物。

(三)

我們來到海濱，走了這愛麗思仙境似的加冕公園。這兒有清奇古貌的老樹，有笑臉迎人的夾竹桃，有蓬頭散髮的棕櫚，有柔輦如氈的綠草地，還有幾尊永遠張着大口，却永遠不會怒號的古炮！它們永遠那樣靜悄悄地蹲伏着，不覺寂寞嗎？它們老是昂着頭兒，是在遠眺馬六甲海峽的風光呢，還會在懷念馬六甲過去那段歷史？……

我們踏過佈滿雨珠的草地，走到那道石塊堆砌的海堤上，眼望着遼闊的海洋，心裏頓覺舒暢歡快，一陣陣細微的海風，輕拂着我們的臉，我和蓮都墮入夢似的境界中去了。

由於下過了雨，遠處海面上籠罩一層白濛濛的霧氣，那些木柵似的奎籠，那些島嶼都像蒙上了一層輕紗，看不真切了。

我們揀了一張比較乾燥的石椅坐下來，縱目遠眺，看那遠遠停泊着的船隻，看海鳥在平靜的海面上低迴覓食。可惜這是退潮的時候，要不然我們還可以傾聽海水在腳邊輕唱哩！

(四)

我們坐了一會，於是決定到聖保羅山上走一走。

多年不見，法慕沙古城門的遺跡依然屹立如故。屈指算來，它在這山腳已站立了四百五十四年之久了，這四百多年來，馬六甲城已歷盡滄桑，然而它却仍然存在，由此可見當年阿布奎用了多大的苦心來設法保衛這個用槍炮奪得的城市——可是，仍無法使他們的殖民地統治萬古長存呵！

那聖保羅教堂也依然如故。教堂門前那尊聖芳濟的石像也依然屹立不動，可憐他右手的五根手指全都給人敲掉了！而他竟若無其事地在講經說教呢！真是個古怪的老頭兒。

我們在這聖保爲山頂上，遊目四騁，我們的視線是多麼寬廣呵！我們可以看到那茫茫的大海，看到大半個古城。俯視之下，那加冕公園的景色愈見可愛。我設想在有月亮的夜晚，那海堤邊的一列燈光齊亮，遊人在銀輝籠罩的草地上散步談心，一對對情侶在花叢間穿梭，徘徊……那情景是多麼令人陶醉呵！

可惜我們是外來的遊人，沒有享受古城夜景的福份。

(五)

從聖保羅山上下來時，烏雲已佈滿了天空，我們意識到一場大雨即將來臨，於是加速腳步，希望及時趕到車站。到了車站附近，雨真的洒下來了，我們於是就近找了個飯檔，順便用餐。之後雇了一輛德士，在輕風細雨中告別了古城，帶了一份夢也似的記憶回去。

(一九六五年)



綠色的港

——海港拾夢之一

告別海港不覺又是一年之久了，

這一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緬懷着她，緬懷着她那湛碧柔和的海水，緬懷着她那蕤蔥翠綠的樹木，以及她那特有的靜穆，祥和的氣氛，我忘不了在海港那段歡笑中含着淚水的歲月，更忘不了那班關懷我的友人。我時時刻刻都渴盼着重投海港的懷抱，重溫海港的舊夢，渴盼着重訪我的友人們，一抒別後的情懷。然而，爲着工作的繁忙，以及一些俗務的牽累，我始終沒有一償心願的機緣，我惟有在這深夜裏伴着燈光，藉着一枝筆兒來追述我記憶中的海港，以及一些令我畢生難忘的往事。

我第一次到海港已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時候我祇不過是個十來歲的孩子，是跟隨着媽媽和哥哥去的——因我一個姐姐恰好嫁到這邊來。

我從很小很小的時候開始就聽到人家談起海以及關於海的故事，我對海遂有了種種幻想，然而我卻是個生於山地長於山地的孩子，從來沒有看過海，這一次來到這西海岸邊最著名的海港，第一次看見了大海，我幼小的心靈是感到多麼的驚訝和喜悅呵！我徘徊在那蒼翠的樹木的蔭涼下，徘徊在海邊的石堤上，遠眺碧綠平靜的海水，傾聽腳下潮水的嘩唱，我腦海裏充滿了壯美的夢想，我心裏這樣自問：什麼時候我能生活在這綠色的海港，早晚傾聽海波的歌唱，看海鷗們來回低翔？什麼時候我能划一葉輕舟，揚起一片白帆，乘着風的翅膀，向那海天交接的遠方飄航？……

直至三年前，我那童年的夢想才有了實現的機會。

一九六二年的年底，我孤身隻影打從半島的北部回到這西海岸邊的著名小鎮，爲的是投奔姐姐的家，暫時棲宿。多年不見，海港的風物已有了些少的改變。那參差的海堤已經修過，而且裝上了一列青綠的燈光，附近的一個滿是泥濘荒草的海角已經填平，建了一些新的屋宇；自郵政局側面的大坍塌直通到半英里外的海濱大道，右旁也新砌了一條長長的石板的人行道，道旁還栽了幾十棵飄逸有致的相思柳，這就使海港更加青綠，更有風韻了。由於半英里外的高崗上新了兩座煉油廠，海邊小鎮平添了不少繁榮和熱鬧的氣象，然而她那特有的沉靜依然存在，她仍然是個閑靜，樸素的村家姑娘。

從北方歸來的時候，由於剛剛經歷了一場不幸的「災禍」，我的心是異常沉重的，我像個從惡夢裏醒來的人似的，心靈裏是一片空虛和寂寞。我雖是個年青小伙兒，然而我有點暮氣沉沉，對前途，對生活感到茫然。我覺得自己是一隻失羣的孤雁，迷失在漫天的風雨中。然而，一當我投入海港的懷抱，重看到她那充滿生機的綠樹，看到她那蔚藍的天，蔚藍的海水，呼吸到她那清新的海洋的氣息時，我枯萎的生命也頓然有了生機，我那久經冰封的心原也嘩啦啦地解凍了！我覺得自己是那麼年青，那麼快樂，那麼幸福！我在這異鄉雖然沒有幾個親友，然而，我對自己說：「只要伴着這大海，我的生活永遠不會寂寞了！」我常常漫步在那長長的海堤上，迎着海風，傾聽海潮的嘩响，我也常常獨自坐在海邊的清冷的石凳上，沉思冥想，或徜徉在那石板道上，聽相思柳的葉子在海風中切切私語。在這樣的時刻，我的心是整個浸浴在美麗的詩境中了，我已忘却了一切人生的紛擾和命運的坎坷了。

「海港是一個倦於人生的狂暴的人的愉快住處。」特波萊爾那句話真真不錯呵！
正是這綠色的港，治癒了我受創的靈魂。呵，海港，我要永遠讚美妳，我要歌唱！

（一九六六）



歡笑的日子

——海港拾夢之二

生活在海港的那段日子裏，雖有說不盡的苦愁，但我畢竟有過一段歡笑的時光，縱使是那麼短暫，然而，它却深印在我的記憶裏，使我永世難忘。

初到海港的那年，在姐夫的介紹之下，我終於在一間縫製軍服的公司裏尋到一份吃不飽餓不死的工作。這公司離市鎮六英里，座落在海濱大道的右旁，附近就是全馬聞名的天然海浴場的所在了。我的工作說起來頗為輕鬆，每日祇是幫忙老板接接電話，跟顧客（大多數是軍官）談談生意，以及處理一些英，巫文信件和抄抄賬目而已。這公司做的是大宗軍部的投標生意，故其賬目也就非常簡單了，並不像一般大商行似的繁瑣複雜，千頭百緒。可是，也正因為這樣，我的工作顯得特別單調刻板，有時候一整天坐在辦公桌旁，一點事務也沒有，想利用這閒暇時光看點書報或做點甚麼工作嗎，又怕見着老板不高興，所以我心裏真煩得要命，幸好工作時間不會太長，早晨八時開工，下午四時半就放工了，一放工晚飯也就開始了，吃過晚飯剛好是五時左右，這時刻我真快活得好像小鳥兒剛剛從籠裏放了出來似的。由於這地方是郊外，什麼娛樂都沒有，所以我惟一的興趣就是約了公司裏幾個年青的工友，一同出外去散步，談笑。

我們一班年青小伙兒，嘻嘻哈哈地手拉着手，沿着寬敞的海濱大道走去。這時候，紅堂堂的夕陽已落到海平線上不遠之處了，那已經失去了威力的柔和的金暉，照在我們身上，照得我們的心也暖洋洋

洋的，好不舒服。由於職業的關係我們沒有享受朝陽的福份，但是畢竟有一親夕照的機會，不能不說是幸福的一件事吧！

走了將近一英里之遙，我們就來到五英里海浴場了。這地方因為沒有旅店及餐館的設立，外地的旅客雖然不喜常來，使它比不上七英里的海浴場那樣熱鬧，然而，這兒的沙灘却遠比七英里潔白，柔細。我們這班小伙子就格外喜歡這地方，我們常常在這兒沙灘上逐走，嬉鬧；在細白的沙上寫字，畫畫；玩得厭倦了，就索性躺下來，一面談天，一面傾聽海潮沙沙的嘩笑。有時候，海面上吹來一陣陣略帶海洋氣息的輕風，我們更是心曠神怡，整個心靈都融和在大自然的旋律中了。

有時候，我們爬上附近的小山坡，遠眺萬頃金波的海洋，在夕照下閃亮，跳盪，看一隻隻摩多舢舨，魚貫地從遠處的波德申碼頭出海捕魚；看海鳥輕捷活潑地在海面上飛迴。有時候我偶而發現遙遠遙遠的天腳下有一片白帆在搖幌着，搖幌着，我心裏有說不出的快感，禁不住引吭唱起那首「白鴿」來，並且設想水手們的生活是多麼的富有詩意……

——我願做個水手，永遠顛簸在大海上，這個久經沉沒的童年的夢，不覺又復活了！然而，我想自己的情況，不禁失笑了！我這樣的一個落魄的小子，也能當水手嗎？這一生，我怕祇能在夢裏實現這個美夢！我這樣對自己說。

我們大夥兒在海邊跳着，笑着，談着，唱着，暮色也就籠了下來，薄薄的夕陽餘暉，看起來格外顯得美麗，神秘。這時海潮也越發清涼，半個沙灘已讓海水吞噬了，然而我們還不願歸去。遇上有月

亮的夜晚，我們是願意在月下的海濱消磨好幾個鐘頭的。

也有時候，我們不到沙灘上去玩，而一直步行到四英里的那個小市鎮去，在一間緊靠着海水的店子裏坐下休息，叫了一兩瓶飲料，一面剝花生，一面欣賞着海上的夜景，看孩子們提着小燈在海邊捕捉螃蟹，聽水松樹的葉子在海風中析析歷歷作响。碰上星期六的夜晚，小市鎮的星期六巴剎，燈光輝煌，我們還去趁熱鬧，吃沙爹，直玩到深夜才又步行回去。

像這樣的日子應該是我生命史上最歡樂的時候了！然而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另一場厄運的風暴又降臨我多難的身上了，我於是又重掉入苦悶，憂傷的深淵中去，這段充滿歡笑的日子也告結束了。

（一九六六年）

小桂莉

——海港拾夢之三

我說過我忘不了海港的友伴，我尤其忘不了的是小桂莉，她是個天真活潑的小天使，是我最要好的知心友。說年齡嗎，我已經是個青年人，而她却還是個十歲的小女孩，彼此應該是屬於兩個不同的時代的人，然而，我們却相處得那麼融洽，我們之間並沒有一道年齡的高牆，我們的心聲是相通的。我從來不把她當一個小孩看待，而她也從來不把我看作「大人」。每次我都是用了跟成年人談話的語氣和態度跟她說話，而她竟也像一個成年人似的完全了解我談話的內容。這一點着實令我驚詫而又高興。

最初到海濱路六英里工作的時候，由於人地生疏，無親無故，公司裏雖然有幾個青年工友，但彼此之間尚未相識，我就像孤單地生活在一個荒無人煙的大沙漠裏似的寂寞。這地方祇有寥寥幾家人家而已，環境本來已是單調，再加上那份刻板，乏味的工作，我的生活實在沉悶，枯寂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一時之間既無法另謀去處，我祇好無可奈何地忍受苦悶的侵襲。每天工作之餘，我便把自己沉埋在書本裏，打發寂寞的時光。可是書讀多了，腦袋裏自然而然地產生了許多幻想，引起許多感慨，但不能排遣愁悶，反而把心緒攪得更亂！我祇好拋開書本，索性甚麼也不去看，甚麼也不去想，力求麻木自己，使自己的靈魂處於一種空虛的「無慾望狀態」中。

我開始每晚去散步。在林陰的馬路上漫無目的地獨行，把自己幻想作寄情閒雲野鶴的隱者，居然

也獲得了片時的「自欺」的解脫。一天晚上當我散步歸來，坐在公司門前的大樹下乘涼時，一個小女孩輕輕走過來，微笑着向我點了點頭：「譚先生，還沒休息嗎？」我正在詫異她為何懂得我的姓氏時，她又說：「你姓譚是不是？我聽到別人這麼叫你的。譚先生，你爲甚麼這樣孤獨呢？你在這邊沒有親人嗎？你住在什麼地方？……」她一連串問了我許多事情，我看她是個口齒伶俐，天真活潑的小姑娘心裏非常高興，又見她對我這麼關心，既驚訝又感激。於是簡單的回答了她的問題，並且問她什麼名字，住什麼地方等等，她都一一告訴了我。她說她叫桂莉，就住在這附近，今年十歲了，在波德申××學校唸小學四年級。她還詳細的向我敘述她的家庭概況，她說，有空可以去她家裏坐坐，她爸媽和姊姊們一定歡迎我去的。我笑着向她道謝，並且說：「我每天下午都在公司裏的，妳高興的話不妨過來玩。」她點點頭，但忽然又好像記起來什麼事情，抱歉的說：「不行，我不能到那邊去，還是你來我們家裏玩好，譚先生，你答嗎？」

聽她這麼說我的心裏有些納罕，問她爲什麼不能來找我，起先她不肯說，但經我再三追問，她終於說了。「我怕你們老板罵我，」她說：「我們是窮人家，她是不高興我到公司裏去的！」於是她又詳細的告訴我許多有關我老板的故事。她說，這老板有財有勢，心腸壞，又貪心又孤寒，常常無端端責罵工人，她特別提醒我，在此工作必須格外留心，我雖半信半疑但很感激她的好意。就這樣我們成了好朋友。在這苦悶的日子裏，偶然碰到這麼一個天真無邪，聰明伶俐的小姑娘，也算我有福了，我心裏怎能不高興呢？

後來，小桂莉常常陪我散步，談笑，她告訴我學校裏的許多趣事，從她的談話中我知道她是個非常好學的孩子，在校成績經常名列前茅，無論是書法，歌唱，作文……甚至各種運動競賽她都囊括冠軍。而且很愛閱讀書報雜誌，對於一個十歲的孩子這確是不平凡的一件事哩！我也告訴她我本來也是個好學的孩子，可是爲了某些原因我不得不離開學校，不得不離鄉背井。我還告訴她我本身的一些不幸遭遇，小桂莉聽了非常感動，她感慨地說：「譚先生，窮人爲甚麼偏是這麼多不幸呢？有錢人不想唸書，想唸書的偏又沒錢，爲甚麼？」我沒辦法回答她的問題！我覺得像她這麼純潔的孩子是不應知道這些事情的，我惟有默默無言。過後她又用悲傷的調子說：「小學畢業後，我也得停學了！爸爸說的。」

「爲甚麼？」我驚訝地問。

「家裏窮」她簡單地回答，我當然了解她的苦衷，我說了許多安慰和鼓勵的話，告訴她一些自學成功的名人的故事，她聽了也就開懷的笑了——是充滿希望和信心的笑。以後我常到她家裏去，她家裏人果然對我非常客氣。從她母親口中我對她們的家庭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原來幾年前他們是在這地方開着一間小雜貨店，這裏附近割膠以及種菜的人家都常到他們店裏交易，生意還算不錯，可是在兩年前附近一帶的膠園都翻種了，工人都搬到別處去了，那些菜農也因爲耕地已被政府徵購充作建設軍營之用，不得不遷居別處。這一來他們的小店子也就關門了。小桂莉的兄弟姊妹很多，但哥哥們都是自私自利的人，出外自謀發展去了，幾個姊姊則做點手作幫補家用。她們姊妹個個都天資聰穎

，而且好學，可是都因為家貧，沒辦法唸書。尤其是她的三姊，雖祇唸過小學三年級却寫得一手清秀的字。

一個星期天，我們公司沒有開工。工友們都已回家，老板也到外坡看戲去了，只剩下我孤單地伏案寫作，正寫得出神，小桂莉悄悄從背後走來，大聲叫了我一聲，嚇了我一跳。她乘機把桌上的稿紙搶了過去，一面高興地說：「呵，原來你在寫文章，爲甚麼早不對我說？」她於是對我說她也喜歡作文，她常常閱讀一些少年兒童雜誌和報刊上的文章，她真羨慕那些小作家哩！她問我的文章登在那些地方？投稿有什麼手續？我都一一告訴了她，還鼓勵她向一些兒童樂園投稿，她說以後一定嘗試，不過得請我更改。我答應了她。她於是帶點羞澀地向我宣示了一個心秘：以後要做個女作家！我真沒料到一個小女孩竟有這點遠大的志向！這是多麼難得呵！爲了表示鼓勵我，答應要送她一套少年讀物，她再三道謝。然而，由於自己也是個窮困潦倒，兩袖清風的人，我始終沒法實現自己的諾言，小桂莉一定很感失望吧？她會不會怪我呢？

後來，我果然被老板炒了魷魚，匆匆離開那個地方，竟連向小桂莉以及她家人告別的機會都沒有，現我離別他們已兩年有餘了，想起那個尚未兌現的諾言，我仍然很感慚愧！

這些日子來小桂莉可好吧！願上帝祝福她！

（一九六六年）

那一個美麗的夜晚

——海港拾夢之四

那一個美麗的夜晚，最是使我難忘。

那一晚，我們初次見面，初次相識，雖然彼此心聲早已相通，彼此心靈的深處早經埋藏着友情的種子。

就是那一個夜晚，你還記得吧，朋友？你當然永生難忘，從那晚開始，我們心靈中埋下的友誼的種子抽了芽，迅速地茁長。

那年，那一夜，我和你，像兩道河流匯集一起，我們奔流向着同樣的方向。

我們原是不相識的。我們生活在不同的角落，我是住在那一個青綠的幽靜的海港，你是來自那一個羣山環抱的花城，然而，就在這麼一個偶然的機緣，我們碰在一起了，人生何處不相逢？這話沒有錯。我們熱烈地握着手，一股親切的暖流迅速沿着我們的血管，奔進我們年青的心房。我們就這樣認識了，我們都是年青的小伙子，都有着一顆坦誠的心，我們沒有拘束，更沒有顧忌，我們雖是新交，却像故知一樣。我們甚麼話都談，我們彼此都敢於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心秘剖釋。

那是個多麼值得珍惜的夜晚呵！

從那一晚起，我們的心領受了一份寶貴的情感，在生活的道路上，我們又多了一個新的忠實的伙伴。

是那多麼值得回憶的一個夜晚呵！

我們相對坐在高高的椰樹底下。那一夜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冷冷的海風還不停地吹拂，然而我們的心却異常光明，異常溫暖。我們一邊抽着香煙，一邊談笑，我們談得多麼興奮，多麼投契，我們述說各自的人生經歷。我告訴你，我曾是一個掉入冰窖的不幸的人，曾捱受過一段漫長的沒有陽光歲月。你也向我透露，你也會受過暗箭的傷，而且那箭乃是來自你的伙伴的弓上，原來我們同是愛夢的孩子，都會因追逐一個縹緲的夢而被荆棘刺傷。然而，我們又是倔強的孩子，不管世途多麼艱險，我們的心也敢於向前憧憬。

那一個夜晚，我們的心是多麼激動呀，我們一直談到夜半，談到公鷄發出第一聲啼唱，我們却一點也不感到疲倦。那當子我們的心還蘊貯着許多天真的理想。我們甚至還擬定了好些漂亮的計劃。我們說有一天大家必須在一塊兒工作，一塊兒談笑，一塊兒遊樂，一塊兒學習。我們一定得設法籌一筆款子，弄一個小書檔，從小書檔發展到大書局，最後變作出版商，你當經理，我作管賬……哈哈，我們想得多理想，又是多荒唐！我們知道這僅是一個空中樓閣，然而都談得興緻勃勃。

人生是那麼無常。會幾何時，我們的生活又起了多次的動盪，我們又經歷了多少的風險，如今我已離開那綠色的海港，回到這一個橡樹的海洋，你的生活也已全部改觀。你和我都還年青，一如那個初次會面的夜晚，然而，彼此的心却不復像過去那樣晴朗，一層薄薄的苦悶的蒼苔已悄悄地爬上我們心靈的壁上。

朋友，甚麼時候我們才能重溫海港的舊夢呢？什麼時候，我們再能享受那樣美麗的一個夜晚？……

後記

時代愈來愈苦悶了。

爲了不在苦悶中死亡，我像其他許多文友一樣，對久經訣別的文藝又感到興趣了。爲了鼓舞自己重提筆桿學習寫作，我從舊作中抽選出廿餘篇散文及雜感，再加上若干新作，編成這一本集子，拿來獻醜。

魯迅說過，中國人是「無聊才讀書」的，我則無聊才出書。

書出了，自己的無聊自是減少了一分，但是這樣做的結果，是否會增添別人的無聊呢？這却是我耿耿於懷的。

我學寫作的歷史不太長也不太短，自第一篇作品被刊登到今天，彈指算來恰好十二年了，對於一個有文學才華而肯求上進的人，在這十二年中可能已創下輝煌的成就，然而我這懶鬼庸才却時寫時輟，有時擱筆三幾年一篇東西也沒寫，一本文藝書也沒看，就是寫時也沒有專心致志於某一特定的禮裁，詩歌，散文，小說，評論，甚麼都嘗試，而且加上繙譯，所以到今天爲止，仍然什麼也沒寫好。

翻翻過去幾年中——特別是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間所寫的東西，就只有這寥寥廿餘篇是自認爲有重看的價值的了。

我很慚愧，在風雲震盪的大時代中，我祇看到輕風細雨的景象；我沒直面血淋淋的人生的勇氣，祇閃閃縮縮，躲躲藏藏地寫點小雜感，說點小故事，莫說道出了廣大人羣的心聲，即連自己的苦痛，

自己的願望也不敢痛快淋漓的一表無遺。

我想，如果讀者理解這些年來，我過的是怎樣一種日子，他們是會同情我，原諒我的。

長期以來，我生活在一種非常特殊，非常微妙的情況下，像在老鷹盯視下的小雞，我有太多的顧慮，這種情形造成了我的一種很隱晦含糊，很複雜矛盾的性格，這性格不可避免的反映在某些篇章中，這點是要請讀者明察的。

我自認不是勇敢歌唱生活的好歌手，有時我低吟悲愴的調子，但我還有一點足以欣慰，我悲愴却不消沉，我灰心却不絕望，無論在如何艱苦，如何不幸的景況中，我都堅持這一點點的信心，終於沒有迷失大方向，我但願這集子的出版不會使讀者中毒。

最後謝謝觀止先生在百忙中給我寫的『讀後感』，

（一九六九年於吉隆坡）

輕風細雨集出版

晶 結 血 心

賀全
山秀文
正金介
鍾莊呂
吉隆坡

輕風細雨集出版

勵 再 接 再

賀全
忠才
振毓
李羅
慶富
大碧
雷李
吉隆坡



\$ M 0.80
